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恐怖主義」文學的異端：張承志《敬重與惜別一致日本》讀後

A Heresy of "Terrorist" Literature: Notes on Cheng-Zhi Zhang's "Pay Respect and Bidding Farewell to Japan"

doi:10.6752/JCS.201109_(12).0006

文化研究, (12),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 2011

作者/Author：彭明偉(Ming-Wei Peng)

頁數/Page：106-11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恐怖主義」文學的異端：
張承志《敬重與惜別——致日本》讀後
A Heresy of “Terrorist” Literature: Notes on Cheng-Zhi
Zhang’s *Pay Respect and Bidding Farewell to Japan*

彭明偉
Ming-Wei Peng

一、引言：從北京奧運會說起

2008年夏秋之際，奧運會經過國內外重重波折終於在北京盛大隆重揭開序幕，張承志也在此時埋首為《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一書作出版前最後的修改，我將張承志這部談論近代日本的新書視為是獻給崛起中的中國的諍言，表達一位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學家對民族、人類未來的憂思苦慮。

先從奧運會開幕式說起，我對這開幕展演的印象很深：中國這回是傾全力拿出傳統與現代最美好的東西，亟欲向先進的西方世界展示東方大國的自尊自傲，但同時掩藏不住面對西方世界時深層的落後自卑感。中國與西方碰撞的近代史以屈辱作開端，這漫長而屈辱的近代史何時結束呢？凡是稍稍了解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屈辱的歷史的人，我以為都不難看出輝煌與落寞的光影如何在開幕展演中交相輝映，後來當然聽說有不少人為之陶醉不已，也有不少人嗤之以鼻。我的心情很複雜，在電視上看了一些華麗炫目的片段，我便轉台或去幹別的事了。奧運會以及後續的中共建國60周年國慶大閱兵所要向世人——主要是歐美西方世界的觀眾——傳遞一個簡單的訊息：中國站起來了。正如張承志所言：「你是中國人，所以要證明自己。」（敬：272）¹張

藝謀導演的大卡司電影、中國各大名勝景區夜間大型歌舞秀乃至當今大舉向美國學界進軍的中國學術隊伍，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一種媚態——這正是張承志近年筆鋒所指、嚴厲批判的。當代中國的「土」——知識分子的問題在這部談論近代日本的書中同樣是張承志所關注的。

二、相知之難

面對張承志這作家，我常被文字間的血性之氣所撼動，但這作家看似形象鮮明，卻又是難以準確把握。我清楚意識到自己面對一個陌生的強大的心靈：比自己生命力強悍得多，比自己生命層次複雜得多，我僅能帶著它給我的刺激勉強向它靠近。我能以我這無力文字向它靠近嗎？我不禁深感懷疑。

《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一書各章看似分別寫來，張承志編輯成書後又連綴成首尾呼應的整體。張承志的引言從曾是日本右翼關東軍的服部幸雄老人談起，正文最後一章又回到服部幸雄，回到一種理想的人道主義的亞細亞主義。整部書的寫作起於這位陌生的日本老人帶給張承志的諸多悖反與疑惑：

我以為服部幸雄的故事，包囊了日本題目的一切範疇：

日本的近代、亞細亞主義、與歐洲競爭、滿洲與蒙古、浪人和志士、知與行、感恩與謝罪、人的生命與精神……還有，這一切範疇中，左與右、美與醜、好與壞、罪惡與義舉、歧路與正道……這一切的相悖與並存。（敬：8）

更重要的是這老人的事跡刺激張承志作了自我反省：

……我不能迴避他加於我的反省。

因為他做著的一件一件，都是我正在努力做的。只是他幹得更隨意，更富於行動的果決。（敬：8）

服部老人每年將自己從東京賺來的錢拿來奉獻給偏遠的蒙藏地區的教育事業，對於此事，他說得不多，也不願多談。一個外國人爲了某

司，2009）一書部分，以「敬：頁碼」標示；引自《風土與山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一書部分，以「風：頁碼」標示。

種理想在中國默默幹著，這比千言萬語更有分量，但也讓人難以理解。

在此書引言中，張承志坦言在今日中日兩國相知之難，對於中日雙方皆然：

不誤解，真相知，連說說都覺太難。即便中國人能恢復古風知恥而勇，而棄大國夢如糞土——與中國前定為鄰的日本人，他們能與自己的代代出征的父兄師友，能與自己稱霸亞洲的青春夙願之地、鮮血淋漓之地決裂麼？

這就是日本敘述的難處。（敬：16）

讀者不僅要對矛盾和悖論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還要有一份對泱泱中華天朝的反省，要準備讀懂和迎面——由於漫長的失敗史造成的精神委瑣，導致的對日本理解不足。（敬：17）

為了突破民族間的隔閡與敵意，中日雙方相互理解的可能有賴對自身歷史文化的反省批判，同時對他者歷史苦難的同情，儘管這是一條艱辛而漫長的道路。

近代中日歷史的發展有著複雜的恩怨糾葛，彼此之間更有一種內在於彼此的血淚連帶，魯迅留學日本以及日本人如何認識魯迅作品可做為最好的例子。在〈文學的「惜別」〉一章，張承志梳理魯迅在日本的接受史，藉此談論日本作家在認識魯迅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誤解與所遭遇的障礙。魯迅如何被日本作家所認識呢？由認識相知之淺深，張承志從太宰治小說《惜別》、佐藤春夫《支那雜記》，一路談到堀田善衛《在上海》。前兩位作家或顯或隱不免都有亞洲優等生的倨傲，懷有對中國的歧視，對這樣的日本人，張承志說：「若想貼近一顆青年魯迅的心，先要糾正一顆帝國文人的心；若想貼近破碎中國的心，先要糾正一顆明治以來的、勝利者的心。」（敬：211）最能將心比心認識魯迅與中國的是堀田善衛。張承志引堀田善衛《在上海》一書前言一段話：

……日本與中國的、在歷史或未來，它的相交相關的方式，遠不單是若國際問題那麼冷淡、外在的東西。與其說它是國內問題，莫若說它是我們一人一人的、內心和內在的問題。是我們文化自體的歷史，不，甚至它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歷史自身。這樣，內在的問題其物，也就在它被稱為問題的百色萬端裡，在最終，成了有最富攻擊性格的東西。（敬：222）

堀田善衛表達了日本人面對中國時複雜的心理或說是苦惱，中國並非外在的異國而是之於日本人內心的問題，是文化自體的歷史。這

「最富攻擊性格的東西」內在於日本文化，造就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向外擴張、發動侵略的戰爭，最終也為日本招致原爆的災難。

張承志說：「文學的可能性，只在於依靠著他人想像不足的文明，只在於懷抱著激勵永久的痛苦。」中日兩國唯有彼此長懷著創痛才真能相知相惜。張承志再引堀田善衛的話說：

若是能相互忘卻，或者能學會這麼做的話，我是想學的。於我而言，不快的事不願說也不願寫，毋寧想，真地深深沉入緘默。但即便如此，還有叫做不可忘卻的酸楚，它便是日本和中國交往的根本。我們相互握手時，在手掌和手掌之間滲出的是血。（敬：229）

惜別，並非強要忘卻，唯有在痛苦中的相知相識，才能讓彼此相忘於江湖。

三、以日為師、以日為鑑

談日本的事情，張承志懷著敬重與惜別兼有複雜心情，他希望中國以日本為師，也以日本為鑑。張承志秉持開闊的歷史視野，屢屢對於過去的中國天朝心態與當前的中國強國夢加以批判針砭。這種自省與自我批判根植在真的自信之上——有真的自信才有真的自省、真的憂慮，與局外人在中國外部看戲似的幸災樂禍決不相干。

他在開頭第二章〈三笠公園〉中回顧日本海軍崛起與甲午戰爭的歷史，他強調慘痛的歷史教訓要讓中國人自省。他說：

我想，迎面著對侵略的美化，正確的取道是反省自己。是的，清算日本的侵略史，是否也應該成為中國人清算大國天朝思想的契機呢？中華帝國的陳舊體系中，是否也隱藏著歧視弱者、尊崇強權，以及霸權主義的因素呢？

擁有偉大的文化教養背景的民族，敢於對自己實施思想的追問。剝削著日本近代的一個個腳印，我常真切地感到，歷史在用駭人的日本例子，教育著時時妄自尊大的中國。（敬：33）

與此類似，張承志在書末〈東尾：紅葉做紙〉一章再度表示：梳理著日本的事情，心裡想著中國。正在崛起中為強國之夢與

奮不已的中國，也許此刻已是時候——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昨天抱著大國夢陷入癡迷的他們，僅在昨天的日暮，就把民族推上了絕路。不批判和摒棄危險的大國主義、不尊重他者與鄰居的生存權利、不追求一個民族的存在美感，則人民會陷入癡迷，國家最終不能強盛。（敬：277）

要化解中日間百年來深仇大恨並不容易，至今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仍仇視著日本，據說近年來因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而仇視中國的日本人也與日俱增。面對這樣歷史困局和現實危機，中國學術界似乎束手無策，其根本原因是當今的學術界一味向戰後遺留的西方殖民主義傾斜，不改崇洋媚外的癖性。

在〈「亞細亞」的主義〉一章中，張承志呼籲：

如果中國能夠破除崇洋媚外的舊癖，如果它能清算盤踞體內的大國情結，如果它能在崛起中警惕對弱小民族的歧視，如果它能珍視自己的包括革命和國際主義的傳統，它也應該能判斷、尊重、理解、結盟於身居其中的亞細亞，實現一種超越帝國主義的強國夢。

崛起的中國應當破除文化舊習，實踐新的亞細亞主義，完成自身與其他弱小民族的解放與獨立。

四、「恐怖主義」的異端

今日「恐怖主義」的惡諡大半是由美國頒給阿拉伯世界的，不過早在19世紀末俄羅斯的「恐怖主義」者，懷抱無政府主義思想，崇高的人道主義理想：為受壓迫、受侮辱的底層人民伸張正義，不惜犧牲一己生命以鐵血與強權對抗。張承志曾剖析自己思想來源，他說：

我們這一代年輕（？）作家由於歷史的安排，都有過一段深入而艱辛的底層體驗。由於這一點而造成的我們的人民意識和自由意識，也許是我們建立自己的文學審美和判斷的重要基礎。（原文強調，風：81）

張承志所崇敬的「恐怖主義」者，是秉持人間的道義，站在強權、官府的對立面。這樣的恐怖主義者可從中國古代「士」的典型找到淵源：在中國古代，如《史記》中的刺客荊軻、專諸、聶政，《戰國策》中的布衣之士，晚清革命志士徐錫麟、秋瑾，或如《心靈史》

中哲何忍耶聖徒和殉道者。同樣在日本也有典型，如此書中所論及的赤穗城的四十七士、浪人志士、阿拉伯赤軍奧平剛士、安田安之、岡本公三等，或者加上曾是日本右翼的亞細亞主義者服部幸雄。這些人皆是言行一致，即知即行者，願以一己的性命貫徹崇高的信念。

張承志認為最高典範乃是「布衣之士」，他藉《戰國策·秦王使人為安陵君》加以解說：

《戰國策》表達的概念很重要：「布衣之士」，強調的並非士的名分而是士的布衣屬性。「若士必怒，天下縞素」，劍指的目標是霸道的君王，或許可說，它不僅與日本不同，也高出《史記》刺客一等。（敬：170）

典型在夙昔，張承志有此感慨，在戰後日本或許還有阿拉伯赤軍，而在當代中國似乎已經絕跡了。

若要談論張承志在現代中國作家中的異端位置，魯迅是必要的參照，張承志可說是遠紹魯迅的異端精神。張承志對魯迅推崇備至，他雖非魯迅研究專家，但對於魯迅有過不少精彩的論斷。張承志在〈魯迅路口〉（2002年8月）一文中分析魯迅留日時的屈辱和自責的心態，這種陰影伴隨魯迅一生，成為魯迅文學的起點。張承志說：

逐漸地，我心裡浮現出了一個影子。

它潛隨著先生的一生，暗注著先生的文字。我想諸多的研究，沒有足夠考慮魯迅留日十年釀就的苦澀心理。稱作差別的歧視，看殺同鄉的自責，從此在心底開始了浸蝕和嚙咬。拒絕侮辱的陳天華、演出荊軻的徐錫麟、命斷家門的秋瑾——如同期的櫻花滿開然後凋零的同學，從此在魯迅的心中化作了一個影子。這影子變作了他的標準，使他與名流文人不能一致；這影子提醒著他的看殺，使他不得安寧。也許就是這場留學，造就了文學的魯迅。（風：262-263）

他不是志士，不過為苟活於志士之後而恥。由於這種日本式的恥感，他不得解脫，落筆哀晦。人譽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褊狹也不公。他心中懷著一個陰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陳天華，能如秋瑾和徐錫麟一樣，使傲慢者低頭行禮，使蔑視者脫帽致敬。（風：267）

魯迅並未走上暗殺的革命之路，他懷著心靈創痛，走上文學療救的道路。然而，面對犧牲的革命志士用血肉寫成的作品，魯迅對文字、語言的革命實力仍是存疑的。魯迅不諱言愛看用血寫成的書，這是文字與行動合一的極端的文學型態。魯迅將自己的雜文比喻為匕

首，他賦予文字與現實搏鬥的力量，使文字合於抗擊世俗的行動。

張承志的文字充滿血性之氣，具有為實踐信念而行動的力量。張承志早年在〈生命如流〉（小說集《北方的河》序，1985）一文中清楚表明自己的思想與文學觀，他追求的是由戰士的心血化成的文學。他說：

……我喜愛的形象是一個荷戟的戰士。為了尋求自由和真理，尋求表現和報答，尋求能夠支撐自己的美好，尋求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是什麼的一個輝煌的終止；我提起筆來，如同切開了血管。（風：39）

在〈又是春天〉（1985），他也曾如此表示：

文學應當是作家心中最後的堡壘。一個作家很難做個完人，但是他至少對自己的文學要做到真誠。不應當有作文或為文等概念，作品應當是作家淋漓的心血。為了這樣的作品作家才活著，為了這樣的作品青春被點燃，生命被耗盡。為了追求這樣的作品，作家眼中只有一片輝煌的幻彩，而決不會看見紅地毯和金錢；為了保衛這樣的自己的作品，哪怕是最弱小的作家也敢挺身而出，一直犧牲到自己心跳的最後一下。（風：8）

這世間還有比一己生命更崇高、值得用性命捍衛的文學理想，這是不為個人愉悅而為天下存亡而奮鬥的文學。張承志的「恐怖主義」文學，追求文字與行動，知行合一。有神聖感、行動力的文字才有力量，否則文字淪為空談。

五、結語：找尋生活中的聖域

早在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左右分裂之前，張承志遠離喧囂的文壇中心，遠離他的文學同行，走進荒僻貧困的大西北。在中國的大西北，他發現哲和忍耶這種窮人的宗教在山溝裡頑強存活，張承志之後皈依伊斯蘭教。就當代中國精神價值體系而言，有兩種特色鮮明的非西方現代的價值觀都是對古代傳統的復興，汪曾祺將儒家思想寄寓在日常生活化的藝術美學，而張承志則從穆斯林的宗教思想找到寄託。

許多年前我看過張承志在1990年出版的《心靈史》，當時我的心靈為這經書一般神聖沉重的作品所撼動。我那時以為張承志是中國穆

斯林作家乃至當代中國最傑出的作家。近日看過完成於北京奧運會前後的《敬重與惜別——致日本》，我以為張承志是當代中國最接近魯迅文學思想高度的作家，在未來也是最有可能超越魯迅的作家。我這種判斷，張承志聽聞了或許會感到不悅，魯迅天上有知或者欣然莞爾一笑。張承志在幾個方面助我破除一代不如一代的偏見：傳承、學識及信仰，其中信仰當是最為根本的。張承志有其鮮明的英雄主義，這並不是顧影自憐、自我膨脹的個人主義，他作為中國知識界的一員，懷抱崇高的文化理想和使命感，為伸張人類道義而奮鬥。

面對當前中國的文化危機，張承志談及了宗教。在〈束尾：紅葉做紙〉一章，張承志談及日本文化中普遍的宗教化性格，而且以為是挽救當今中國文化崩潰的一個良方。張承志表示：

對文化實行某種宗教化的途徑，是保護文化的最好辦法。儀式感的吸引，使人不能再離開；規矩的嚴格，造成了傳承的接續。當一切成為一體，並閃爍起耀眼光彩的時候，一個民族的文化成立了。它瀟灑且浸泡，對內如信仰的吸力，在外贏得了敬重。（敬：278）

何謂「獨立」呢？個人的獨立乃至民族的獨立？由宗教而文化，恢復民族的自信自尊，近悅遠來，這段話說出張承志對中國未來的期待。這理想也許遙遠，也可做為經歷百年苦難的其他亞洲國家所追求的目標。

「一個民族如何選擇文學，就會如何選擇前途。」（敬：201）張承志正孤獨摸索一種異端的文學之路，這是他自己的也是中國的文學之路。

對於台灣的讀者而言，我相信張承志此書能給予諸多啟發，即便是他的思維困境也都具有教育意義的。儘管台灣的言論網路空間自由暢通，台灣讀者普遍缺乏亞洲的視野，對於鄰國的歷史文化相當陌生，尤其是那些備受歧視的國度。當自己飽受冷眼歧視的時候，尤其需要將心比心想想那些飽受我們冷眼歧視的弱國子民，然後反省內在於自身的大國主義。希望有朝一日也有台灣的作者也能懷著張承志的苦惱，仔細梳理內在於台灣的中國、內在於台灣的日本以及內在於台灣的美國，這麼做是為了去除莫名的憎惡蔑視或無謂的崇拜獻媚，尋求彼此間真正的相知相惜。